

作为经验的哈代

黄燕林

摘要：哈代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威塞克斯”乡土世界，通过展示其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完整再现了英国的宗法制农村社会在现代工业文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日渐衰败直至最终解体消亡的历史过程。他的小说流露出一种对人的道德关切，具体表现为深切的人性关怀，对自然的亲近以及对乡土的守护。此三者构成了哈代的“经验”，体现出哈代观照世界的方式，是理解哈代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哈代；经验；道德关切

作者简介：黄燕林，男，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3-0089-04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始终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的故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上，创作出了极具乡土气息的“威塞克斯小说”。这些小说反映了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观念以及社会变迁，完整再现了当时英国宗法制农村社会在现代工业文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日渐衰败直至最终解体消亡的历史过程；同时，描绘荒原草木河流，洞察个人的生活、心路历程等，表达了作者的诸多思考和道德关切。无疑，哈代的小说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实录”，更是他个人人生经验的结晶，如同巨大的宝藏有待人们的继续发掘。

作为经验的哈代，就是要把哈代（主要是指他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经验，一种审视世界和观照生活的方式。依据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现象学理论，“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经验形式。”^[1]如此，对文本的理解以及对理解的理解（即知识、经验的传承）才成为可能。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传承和接受，文本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其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最终得以确定，进而通过人的领会升华为人的经验。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哈代能成为经验，对哈代的阅读和理解可以内化为我们个人的经验。

那么，作为经验的哈代到底是什么？也即，阅读哈代，什么是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进而内化为我们个人经验的呢？笔者认为正是哈代小说中深厚的对人的道德关切意识。这涉及对哈代价值的认识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对哈代的评论。毫无疑问，《伟大的传统》是一本极具价值的文学批评著作。利维斯在书中详尽梳理和阐明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这个传统由菲尔丁开创，由简·奥斯丁奠定，后经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一路到H·D·劳伦斯。这些风云人物备受利维斯推崇。而提到哈代——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时，利维斯竟然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了：“（至于）哈代，虽然尚且过得去，却也像个未见过世面的乡野匠人，在那儿笨拙而沉重地摆弄着小说，不过也因而偶有一得罢了。”^{[2](30)}利维斯又引用亨利·詹姆斯的话说：“善良的小托马斯·哈代，以《德伯家的苔丝》博取了巨大的成功，书中虽然满是谬误和虚妄，却也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2](30)}他承认哈代的小说取

得一定成就,但始终还是不好看他,认为他的手法是笨拙的,同时也认为“哈代竟然被人推为‘现代意识’或对‘人类处境’具有现代‘观念’的杰出代表,这却仍是一件有些滑稽的事。”^{[2](30)}话中不无贬低的意思。

哈代小说的艺术水准是否真的像利维斯所贬低的那样,暂且不说。但是,《伟大的传统》把哈代排除在外,我们不妨细想:利维斯不认可的是哈代的艺术技巧,那么哈代小说的思想内容呢?难道哈代真的不属于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列?这是个值得思辨的问题。从利维斯所谓“伟大的传统”——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出发作考虑,我们可以比较迅速而直截地找到答案。

很难说哈代的创作可以摆脱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这个强磁场的控制。这个“伟大的传统”实际上不能说是利维斯“创造”出来的,它一直存在于英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当中。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哈代自然无法摆脱这条“脉络”的影响。而且,他生活的时代距离乔治·艾略特非常之近,“乔治·艾略特对其影响甚巨”。^{[2](30)}他与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人基本上还是同一时代的人。最重要的是,从他的创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与关怀来。他写奥克对芭斯谢芭始默默、始终如一的眷恋(《远离尘嚣》);写荒原的儿子从文明世界归来试图改变爱敦荒原亘古不变的落后面貌,进而实现人生的价值追求(《还乡》);他还以饱含同情之笔叙述纯洁的苔丝一步步走上不归路的故事(《德伯家的苔丝》)。他笔下的大自然或悲怆或满含生机;他有对乡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如果按利维斯的说法,道德的母题不必很宏大,单是“怎样生活都是道德的一种”,那么,哈代的笔下内容自然是“道德的”。最为难得的是,哈代始终专注地营造“威塞克斯”这个世界,关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的侵蚀,哀叹美好的宗法制农村生活的逝去。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与利维斯对英国小说传统的死命坚守的动机差不多是一致的。他们俩其实都在寻找一种“有机共同体”,即一种未被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破坏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艺术。^[3]甚至,他们追求这种“有机共同体”的方式都那么相似:利维斯固执地只重视英国的本土资源,而哈代也只专注于他的多塞特郡乡下世界。

这样看来,如果说利维斯维护的是一种英国的传统,那么哈代坚守的同样是一种英国的传统。尽管这两种传统不尽一致,但不能否认它们有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对人性的道德关切”。利维斯可以认为单凭哈代的艺术水准不足以让他跻身一流小说家之列,但不能否认哈代笔下关注人性的不懈努力。不同于利维斯所推崇的大家,哈代有他特别的长处。当我们熟知了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等之后,再看哈代,我们就会发现:同在通往传统的大道,却有别样的风景。哈代为我们了解英国文学以及“英格兰性”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在笔者看来,散落在哈代小说字里行间的经验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是深切的人性关怀,第二是对自然的亲近,第三就是对乡土的守护。

对人性的关怀,从来没有远离过哈代的小说。处女作《非常手段》近似一部侦探悬疑小说,情节曲折,精于结构,人物关系也错综复杂。小说中的塞西维亚处在曼斯顿和斯普林罗夫之中,面临两难的选择。但通过对这三人关系的处理,哈代开始了对人性的初步探索。在后来的《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以及《无名的裘德》中,探究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见解。我们看到了“黑夜女王”游苔莎的心灵矛盾,看到了亨察德由于性格的缺陷终于走向失败的命运,裘德一生挣扎的背后同样有哈代满含关切的眼睛。在《远离尘嚣》中,哈代对特洛伊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特洛伊,一个唐璜似的人物,浪荡不羁,好逸恶劳,在纯朴的维特伯里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他对芳丽始乱终弃,得到了芭斯谢芭又渐渐厌弃。可是哈代并不把他视作一个本质上坏透的人物。在芳丽不幸死去后,特洛伊的浪漫本性大发,当着妻子的面表达对芳丽的爱意和悔恨并为芳丽树立墓碑,在墓前种上鲜花。这一场景让特洛伊的人格出现闪光之处,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光辉,使他和芳丽的故事带上了悲剧的意味。面对特洛伊看似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哈代没有

摆出一幅维多利亚道学家的面孔来进行说教，既没有大声鞭笞指责，也没有试图为之掩饰。我们所见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坦率和沉静，是一种满怀关切的人格力量。而在《德伯家的苔丝》里作者对苔丝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写出苔丝的本性与文明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笔下女主人公的天性是自然纯真的，她不惧怕野外的东西，不惧怕黑夜，但却在与所谓的“文明”——如受过文明教养的亚雷和克莱尔——交往中苦苦挣扎，最终成为文明的牺牲品，就像约翰·贝壳说的：“苔丝所遭受的窘况是，她始终不能逃避自然的世界，但她又必须生活在社会的世界里。”^[4]哈代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苔丝无奈走向毁灭寄予深切的同情。

对自然在亲近，在哈代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自然风景的细致描摹和领悟上。哈代不但出生和成长于乡下，后来大半生时光也都是在乡村居所度过的，接近与观察自然界的时机可想而知。让人惊讶的是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体悟能力。但是，哈代并不是天生的自然之子。他对自然风景独到的领悟能力是他亲近自然的结果，他的这种经验对于当下的我们更显得难能可贵。看看奥克独自守夜时夜晚的星空：“夜空非常晴朗……漫天星光齐耀，像同一人体的悸动一般，由一条共同的脉络决定着频率。北极星正对着风向。夜幕降临后，大熊星座已绕过北极星转向东方，现在与子午线恰好成直角。星斗的各种不同颜色……在这样一个晴空万里的午夜，一个人如果孤独地站在小山上，几乎就会觉察到地球在向东方旋转……”^[5]这种对星空的观察和对宇宙的体验带给人巨大的心灵震撼。再看《卡斯特桥市长》中的风景描写：“太阳刚刚落山，西方的天空浮着玫瑰色的云朵，它们仿佛是万古如斯，而却在潜移默化。仰望云天，正如在一个转暗的剧场大厅里观看某种宏伟壮观的场景……”^[6]真正独具匠心。

以上这些风景片段仅仅是哈代对威塞克斯这片土地上某个角落的一瞥，实际上，他真的对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无不了然于心。看看他笔下风光明媚的布蕾谷，哈代这样写到：“这一片土壤肥沃、万峦屏障的乡野之地，田地永远不黄，泉水永远不干，山是宽敞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的那些地方都非常广大，让那片景物显得好像没有围篱界断似的，篱路是白的，树篱是低矮的并且编在一起的，大气是没有颜色的……”对爱敦荒原的描绘更是成为了不朽的篇章：“这一块没经侵扰的广大地区，有一种自古以来永久不变的性质，连大海都不能跟它相比……日光把它蒸腾，月华把它荡漾，它的面貌一年一样，一天一样，一时一刻一样。沧海易改，桑田变迁，江河湖泽、村落人物，全有消长，但是爱敦荒原，却一直没有变化……”^[7]这种对荒原的刻画在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当然，哈代笔下的风景少有爱敦荒原的苍茫，更多的是荷兰派风景画似的风情。他对风景的熟知以及与自然结合的和谐之美是他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之心是文学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也是作为经验的哈代带给我们的第二种意义所在。

对乡土的守护，则是哈代可供我们借鉴的第三个经验。在他的重要的小说中，特别是在“性格与环境小说”里，故事展开的背景始终是以其故乡多塞特郡为原型虚构出来的威塞克斯，因而文学史上有了“威塞克斯小说”。哈代始终关心的都是威塞克斯宗法制的农村社会的命运以及在这个社会里的人的命运——性格与环境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因此，哈代的小说带上了浓重的乡土色彩。但是，乡土的并不意味着是狭隘的。相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威塞克斯也许仅仅是英格兰的一小部分，多少显得狭隘封闭，但是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却是丰富多彩和完整的。威塞克斯的乡村和城镇各有不同，其中生活的人们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作着自愿或不情愿的改变。对于地方色彩，哈代有自己的看法：“人们有时认为，某些小说在一个范围有限的地方展开故事情节——许多小说（虽然不是所有小说）——因此就不像那些场面遍及很多地区，甚至遍及地球上四面八方的小说那样，在表现人性方面包罗万象。……小说人物涉足的舞台在地域方面所受的限制，并不是由环境绝对强加于作者，而是作者出于判断而把这种限制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我认为……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宫王室，普通家庭感情的兴奋搏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性，足

够一个人用于文学。”^[5]这就是哈代执着于写乡土的理论基础,但绝不是他守护乡土的全部原因。这种守护除了因为对自然、乡土本身的热爱,更重要的还在于乡村是他所追求的“有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

他对乡土性的守护是真诚的。比如他的笔纪录下了各种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在《还乡》中有火光融融的“祝火节”;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有快乐的“五朔节”,女孩子们穿着洁白的衣裳在村外芳草萋萋的草地上与青年男子共舞;而《绿荫下》里那支声情并茂地演奏着的梅鲁斯帕克乐队,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威塞克斯乡村风情的无限想象。又比如他在小说中对乡间土语的如实纪录:纯朴美丽的苔丝说着一口带“UR”元音的地道多塞特郡土话;而《还乡》里的乡下老汉阉特大爷则用土得掉渣的乡音俚语大吹特吹他年轻时在“棒啊乡团”的经历,让人忍俊不禁。据考证,这“棒啊乡团”正是流行于英国多塞特郡乡下的俏皮话。哈代在创作中不避土语乡音,因此让小说带上了明显的地域色彩,加在他头上的“地方主义作家”名号变得更加无法否认了。

好在哈代根本无需在乎这种“地方主义”的标签。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所要完成的正是对乡土的守护。记录民俗也好,记录乡村土语和风景也好,无非都是为了守护他热爱的那个乡土的世界,就算他已预见美好的宗法制农村社会终将在外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变得粉碎不堪。

然而他的记录和守护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方式已成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他执着追求的理想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哈代应该成为我们的“经验”。在他笔下蕴藏着的对人性的关怀,对自然的亲近以及对乡土的忠诚守护,种种体验和感情通过他的创作转化成为超越历史的经验,变成可供全人类共享的资源。当我们学会了以哈代的方式观照世界,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哈代。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 海德格尔早期弗赖堡文选 [C].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 [2] F·R·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 [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9.
- [3] 特雷·伊格顿.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4] 约翰·贝克. 怎样读哈代的小说 [A]. 《苔丝》评论选译 [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
- [5] 托马斯·哈代. 远离尘嚣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9.
- [6] 托马斯·哈代. 卡斯特桥市长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4.
- [7] 托马斯·哈代. 还乡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9.
- [8] 托马斯·哈代. 威塞克斯小说诗歌总集序 [A]. 文艺理论译丛 ([C]) (3).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